

《紅樓夢》中性愛委婉語的語義 特徵及其英譯

郝風雨 蔣驍革

摘要：本文以《紅樓夢》中的性愛委婉語為研究對象，在深入探討其語義特徵的基礎上，仔細對比分析了楊譯和霍譯在傳達這些委婉語的語義特徵上的得失。認為委婉語的翻譯常使譯者陷入“異化”和“明晰化”的矛盾之中。文章最後提出了具體的翻譯對策和辦法。

關鍵詞：性愛委婉語 英譯 語義特徵 《紅樓夢》

一、引言

說不盡道不完的《紅樓夢》具有永恆的魅力。它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在國外也廣為傳播。迄今為止，《紅樓夢》至少被譯成15種外國文字（劉士聰等，2004：2）。其中英譯本（包括選譯本和節譯本）約十種，120回完整的英譯本有二：一是楊憲益、戴乃疊夫婦(Gladys Yang)翻譯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下簡稱“楊譯”）；一是英國漢學家戴維·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約翰·閔福德(John Minford)合譯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簡稱“霍譯”）。完整的《紅樓夢》英譯出版後，相關的翻譯研究和批評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據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編輯出版的《紅樓譯評——〈紅樓夢〉翻譯研究論文集》一書的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就霍、楊兩譯本所寫的研究文章已有100多篇；香港城市大學洪濤教授已撰有20多篇關於《紅樓夢》英譯本的研究報告，準備彙成《紅樓夢英譯評議》系列；此外還有關於《紅樓夢》翻譯研究的專著，如南開大學王宏印教授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英譯比較研究》。

現有的《紅樓夢》翻譯評議文章大體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宏觀類型的研究，其方法突破了以往規定性的“標準——分析——結論”和文本“對等”的單一模式，回到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研究《紅樓夢》翻譯和當時的歷史、政治、文化和文學思潮的互動關係，體現了以歷史地描述和解釋為主的科學研究的性質；另一種是微觀類型的研究，多涉及文化和語言層面的問題，以闡釋批評的方式對譯作和原作以及它們之間地關係進行評價，對譯作進行審美和其他功能的價值判斷（劉士聰等，2004：3）。

郝風雨，深圳大學英語系碩士研究生。

蔣驍革，博士，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副教授。

儘管《紅樓夢》的英譯研究已碩果累累，但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仍然不少，委婉語的英譯研究即是其中之一。總體來說，《紅樓夢》中的委婉語可歸為1) 與性愛有關的委婉語；2) 與婚姻、生育有關的委婉語；與疾病有關的委婉語；4) 與死亡有關的委婉語；5) 與排泄有關的委婉語；6) 與貧窮有關的委婉語；7) 與人格、品行有關的委婉語；8) 其他類型的委婉語。因篇幅所限，本文只探討與性愛有關的委婉語及其英譯，這類委婉語還可大致再分為：a) “狎妓”類，b) “男歡女愛”類，c) “亂倫”類。

楊憲益、戴乃疊夫婦在翻譯《紅樓夢》時視忠實為第一要義，認為“翻譯作品可以多一點異國情調，因為翻譯畢竟是翻譯”（見崔永祿，2001：248）。而霍克斯堅持“一切皆譯，哪怕是雙關語”的原則，他在其長達31頁的譯序的結尾中說“*My one abiding principle has been to translate everything – even puns ... I have therefore assumed that whatever I find in it is there for a purpose and must be dealt with somehow or other. I cannot pretend always to have done so successfully, but if I can convey to the reader even a fraction of the pleasure this Chinese novel has given to me, I shall not have lived in vain.*”（Hawkes, 1973）。可見，霍克斯一方面被《紅樓夢》中濃鬱的中國文化所折服，另一方面立下宏願，想盡力傳達原文的文化特點。

楊氏與霍氏都有意要儘量傳譯《紅樓夢》的文化特色，但實際情況如何呢？我們可從他們對《紅樓夢》中性愛委婉語的英譯處理管窺一斑。

二、“狎妓”類

漢文化有崇尚性道德的傳統，人們一般羞於談性。實在到了無法不談的關頭，也是羞羞遮遮，含糊其辭。因此，性行為以及與此有關的人或事物無疑成了語言委婉語的主題。尤其在談到賣淫、嫖妓時，更是極盡委婉之能事，極力遮掩。在比較傳統的漢語辭彙裏，這種委婉語大多借助“春”或“花、柳、風、月”等字眼。漢語“春”由“春天”喻指“生機”，繼而又轉指“情欲”，原屬中性詞，在此轉為貶義的“色情”。正如“春畫”、“春宮”皆指“色情畫”一樣。這是漢人特殊的一種思維模式。漢語在反映客觀事物時，習慣於用具體、形象的語彙，用意象組合的方法，使語言表達富於圖像化，即便在論述抽象的概念道理，也常用意象的比附，使語言具體、形象、生動。作為古典文學作品的《紅樓夢》，其中自然大量運用了委婉語。與性愛有關的賣淫與嫖妓，在《紅樓夢》中也是婉言指稱，如，眠花宿柳、賞花閱柳、問柳評花、賞花玩柳、尋花問柳、拈花惹草、偷雞摸狗、追歡買笑，等。下面我們來看看霍、楊兩譯本的處理方法：

1) 賈薺 … 仍以鬥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第九回：93）

A) … his visits to cock-fights, dog-races and brothels. (楊：182)

B) … cock-fighting, dog-racing, and botanizing excursions into the Garden of Pleasure: … (霍，第一卷：210)

此處賈薺“賞花閱柳”並不是真的看鮮花和柳樹，因為舊時稱妓女“其貌如花，其性如柳”，因以花柳婉稱妓女。第九回的這個“賞花閱柳”，楊譯直接說出 brothels（妓

院)，而霍克斯則顯然花了一番心思。第一，*botanizing excursion* 保留了原文中的植物形象，有諱飾的作用（乍讀還真以為是花草之事）。“賞花閱柳”在漢語中沿用既久，已無多少諱飾作用，但在英語中這樣用植物形象，說法新鮮，讀者未必能一眼識破內裏真意（嫖妓），需借助下文的 *Garden of Pleasure* 才能看懂；第二，*Garden of Pleasure*（歡愉之園）容易令人想起 *Garden of Eden*（伊甸園）。用 *garden of ...* 構成的委婉語在英語中不乏其例，如：*garden of honor*（榮耀之園——指烈士公墓）、*garden of memory*（紀念之園——指墳場）、*garden of sleep*（安睡之園——指墓地）；第三，就內涵而言，在談及性交易的語境中，*pleasure* 也算是委婉語。英語中的 *lady of pleasure* 和 *woman of pleasure* 就是指妓女。那麼 *Garden of Pleasure* 是什麼地方，也就不言而喻了。再看下例：

2) 那柳湘蓮 … 以致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第47回：493）

A) Now this Liu Xianglian … *fond of the company of singsong girls* …（楊：951）

B) Liu Xianglian … *was not averse to gentler pastimes: he frequented the budding groves* …（霍，第二卷：437）

楊譯中的 *fond of the company of singsong girls* 雖未直說出“嫖妓”，但卻借 *singsong girls* 這個意象所營造的語境婉曲地表達了出來。相比之下，霍譯又比楊譯花了更多的心思，採取了更貼近原文字面的直譯法。首先，他先用 *pastime* 一詞限定了語境，根據《美國傳統詞典》的解釋，*pastime*: *an activity that occupies one's spare time pleasantly*，此後，再接上 *frequented the budding groves*，這樣，譯文就有了委婉語的意味。*Budding* 本來就是個跟植物關聯很多的詞，有“發芽的，發育的，含苞待放”之義，況且我們常說的“妙齡少女”就是“*a budding beauty*”，因此，將這些因素融合到一起理解，就會領會其中所蘊涵的真意。因此，此處霍譯還是比楊譯更為忠實一些。我們不妨再看一例：

3) 鳳姐 … 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再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擔心 …”（第68回：745）

A) … she answered, “for ever advising my husband to take good care of his health and keep away from brothels, …”（楊：1461）

B) … I begged him … not to go sleeping out “under the willow” (you know what I mean) both for his health's sake and …”（霍，第三卷：333）

go sleeping out “under the willow” 雖是典型的直譯，但霍克斯還下了兩重功夫：第一，加上引號，使人意會到不是真地“在柳樹下睡覺”；第二，加上括弧中的文字，提醒讀者要仔細體會 *under the willow* 的含義。讀者大概可以依靠語境（妻子規勸丈夫）來作出推測。相對而言，楊譯的 *keep away from brothels* 就直白多了，雖然易於理解，卻不夠委婉，不利於向外傳達我們的文化，有點有悖於其所堅守的“忠實為第一要義”的翻譯原則。

在處理原著第75回830頁的委婉語“問柳評花”時，楊譯用了 *play about with singsong girls and young actors*（楊：1630）；霍譯則是 *spent time in even more questionable*

amusements (霍, 卷3: 491)。而在處理緊接下來的831頁面的“以眠花宿柳為樂”時, 兩譯本都使用了直白的意譯 *found pleasure in debauchery*。

單從上面的示例似乎可以看出, 霍譯反而更注重原文有關性愛的委婉語的傳達, 所花費的功夫較多些; 而楊譯相比較而言所費心思較少些, 雖然比霍譯稍微易於領會, 但卻失去了傳達原文使用委婉語的主旨所在, 也有悖於其“視忠實為第一要義”的翻譯原則, 至少在以上所引各句中如此。既然典籍英譯旨在向外傳播我國文化, 那譯者就應該把有典型民族文化色彩的詞語, 如上述“嫖妓”類的委婉語儘量忠實地傳達出來。單就這方面的努力而言, 楊譯不如霍譯。

三、“男歡女愛”類

以上所談只是虛寫嫖妓的委婉語。涉及男歡女愛時, 《紅樓夢》也往往用相關的委婉語, 如“風月”、“巫山之會, 雲雨之歡”、“雲雨私情”、“得趣”、“偷期繾綣”、“聚麀之誚”等含糊詞語來暗示。這些委婉語詞, 翻譯起來也有含蓄或直露、直譯或意譯、直譯加註等手法。涉及男歡女愛時, “雲雨”和“風月”使用最為頻繁, 《紅樓夢》第五回出現了好幾次“雲雨”:

4) 說畢, 便秘授以雲雨之事, 推寶玉入房門, 將房門掩上自去。(第五回: 54)

A) With that she initiated him into the secret of sex. Then pushing him forward, she closed the door and left. (楊, 111)

B) Disenchantment then proceeded to give him secret instruction in the art of love; ... (霍, 卷1: 146-147)

“雲雨”這個委婉詞出自《文選》卷19宋玉《高唐賦·序》: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台, 望高唐之觀, 其上獨有雲氣, ... 玉曰: 昔者先王僦遊高唐, 怠而晝寢, 夢見一婦人曰: ‘妾巫山之女也, 為高唐之客, 聞君遊高唐, 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 ‘妾在巫山之陽, 高丘之阻, 旦為朝雲, 暮為行雨, 朝朝暮暮, 陽臺之下’。其實, 《紅樓夢》書中同頁也提到了這個巫山故事。下面我們來看看楊、霍對與此相關的委婉語的英譯:

5) 是以巫山之會, 雲雨之歡, 皆由既悅其色, 複戀其情所致也。(同上: 54)

A) Thus every sexual transport of cloud and rain is the inevitable climax of love of beauty and desire. (楊: 109)

B) Every act of love, every carnal congress of the sexes is brought about precisely because sensual delight in beauty has kindled the feeling of love. (霍, 卷1: 145)

從以上所引可以看出, 霍譯用的是委婉詞 *act of love*, 它可追溯到 Publius Ovidius Naso 的書名 *The Act of Love*, Naso 憑這本書成為著名的色情詩人(erotic poet)。而 *carnal congress* (肉體的匯合) 則是不解自明的委婉語。比較而言, 楊譯用的 *sexes* 或 *sexual* 則是比較直露的字眼, 採用了意譯的方法, 沒有傳達出原文委婉語所蘊涵的豐富文化背景知識。我們再來看看下文中“雲雨”的處理。

6) “如世之好淫者, ... 調笑無厭, 雲雨無時”。(第五回: 54)

- A) "... endless merriment and constant rain-and-cloud games." (楊：110)
 B) ... one who makes love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 (霍，卷1：146)
 7)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劉姥姥一進大觀園（第六回：56）
 A) Baoyu Has His First Taste of Love ... (楊：113)
 B) Jia Bao-yu conducts his first experiment in the Art of Love ... (霍，卷1：149)
 8) 說到雲雨私情，羞得襲人掩面俯身而笑。（第六回：56）
 A) ... then told her... the "sport of cloud and rain." ... (楊：114)
 B) But ... in which he made love to Two-in-one, ... (霍，卷1：150)
 9) 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第12回：120）
 A) ... where he indulged with his beloved in the sport of cloud and rain, ... (楊：228)
 B) ... There they performed the act of love together, ... (霍，卷1：252)

在這四個用例中，楊譯三次用了相當含蓄的 *cloud and rain* 和一個 *taste of love*；霍譯則兩次用了 *act of love*，兩次用了 *make love*。先分析楊譯。筆者相信，如果單純用 *cloud and rain* 來代替性行為，譯本讀者是不容易理解的，因為大多數英語國家的讀者是不知道楚襄王的故事的，英語系統中也很少用這種自然現象來指代性行為。楊譯加上 *game* 和 *sport* 等字眼，這對譯入語讀者會有一定的幫助，因為英語也常常將性行為比喻為運動，如，*fun and games* 和 *indoor sports*（室內運動）都是常見的委婉說法。

霍克斯則用英語中常見的委婉語 *make love*。自17世紀以來，*make love* 一直用作委婉語，只是到了今天，其委婉色彩已經蕩然無存。至於 *act of love* 和 *perform the act of love together*，我們在上文中已經分析過了。

仔細考察從例4至例9的翻譯，我們可以看出，在處理具體的性行為方面的委婉語時，楊、霍兩譯本雖各有千秋，但都比較傾向於採用直譯法。比較而言，似乎霍譯的用語更前後統一、和諧一些。另外，像“雲雨”這樣蘊涵著豐富文化背景知識的典故，如果譯者真想忠實傳達其文化特色，可以在翻譯時，反復使用相同或大致一致的委婉表達，借反復使用來引起讀者的注意，引發他們進行積極思考，意識到這些表達並不是真的只具有字面上的意義，而是蘊涵著更深層的文化內涵。在處理這些委婉語時，如果一方面忠實地按字面翻譯，但另一方面前後處理差別太大或不一致，這容易造成譯入語讀者的理解混亂，因為他們並不知道譯者想要傳達的是某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委婉語。下面我們試以“亂倫”類委婉語為例，更進一步地探討這個問題，

四、“亂倫”類

亂倫醜行，中外都不乏其例。因其為人類所不齒，故提及它時，用語格外隱晦。例如：

10) 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苦太爺去，那裏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第七回：76）

- A) "Let me go to the Ancestral Temple and weep for my old master," he fumed. "Little did

he expect to beget such degenerates, a houseful of rutting dogs and bitches in heat, day in and day out scratching in the ashes and carrying on with younger brothers-in-law. Don't you think you can fool me.”(楊：151)

B) By now even Cousin Zhen was being included in his maledictions, ... to go to the ancestral temple and weep before the tablet of his old Master. “Who would ever have believed the Old Master could spawn this filthy lot of animals?” he bawled. “Up to their dirty little tricks every day. I know. Father-in-law pokes in the ashes. Auntie has it off with navvy. Do you think I don't know what you're all up to? ... (霍，卷1：183)

例句中“爬灰”是一句比較隱晦含蓄的髒話，非常具有民族性。關於“爬灰”一詞，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註為：“爬灰——公公合兒媳‘通姦’，被罵作‘爬灰’”。“爬灰”一詞如何同“公公和兒媳通姦”聯繫起來呢？原來“爬灰”是一句隱語，又謂“扒灰”，李元復《常談叢錄》卷八雲：“俗以淫於子婦者為扒灰，蓋為汗媳之隱語，膝、媳音同，扒行灰上則膝汗也。”又清人王又光《吳下諺聯》卷一載：“翁私其媳，俗稱扒灰。鮮知其義。按：昔有神廟，香火特盛，錫箔鏹焚爐中，灰積日多，掏出其錫，市得厚利。廟鄰知之，扒取其灰，盜淘其錫以為常。扒灰，偷錫也。錫、媳同音，以為隱語。”這兩條解釋，說法似乎不一，前者用“爬”義，後者用“扒”義，其實取意是一樣的。“膝”也好，“錫”也好，兩音均是由與“媳字諧音而成。此語在民間仍然使用。

針對這樣一句極具民族性的委婉語，楊、霍兩譯者是如何處理的呢？楊譯、霍譯都是按照字面意思直譯為 *scratching in the ashes* 或 *pokes in the ashes*，雖然譯者也營造了一定的上下文語境，可對於英美讀者來說，仍然難於理解。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對該詞的翻譯作必要的註釋：“A slang term for adultery between a man and his daughter-in-law”。

委婉語的翻譯，既涉及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又涉及到兩種不同語言的表達習慣，翻譯時必須準確理解委婉語的語用含義，正確把握直譯與意譯的分寸，這是翻譯委婉語的關鍵。

五、結語

委婉語的翻譯，常使譯者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如果照原文的字面翻譯，即“異化翻譯”（楊、霍兩個譯本都有“異化翻譯”），如 *sleeping out under the willow* 之類，英文讀者可能會感到有些晦澀難懂；另一方面，如果將其明晰化，即一語道破，則有失原文的語義特徵和語言風格。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楊氏與霍氏在這兩難之中有如走鋼絲繩般試圖保持一種平衡：以傳達原文特色為基本原則，輔以明晰化的意譯。但總的來說，在性愛委婉語的英譯上霍氏做得比楊氏更為成功。委婉語的英譯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們認為，採用如下對策和辦法對傳達原文的語義特徵和文化特色較為有利：1) 譯者應儘量地將原文中的委婉語譯為目標語中的委婉語。紐馬克也曾說：委婉語通常最好用文化對應詞來翻譯；2) 如果委婉語的言外之意可以在目標語中保留，可以採取直譯的方法；3) 對文化色彩濃厚的委婉語，以下三種辦法可供參考：a) 譯文可靈活變

化，但應盡量保留原文文化形象；b) 若讀者理解原文文化形象有困難，可用目標語文化中的形象替代之；c) 若無法替代，乾脆直接保留原文形象，另外加註補充說明。

參考文獻

- (1) David Hawkes (1973),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1.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2) David Hawkes (1977),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2.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3) David Hawkes (1980), *The Story of the Stone* Vol. 3.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4)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1994),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5) 曹雪芹：《紅樓夢》，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
- (6) 崔永祿：《文學翻譯佳作對比賞析》，2004，南開大學出版社。
- (7) 桂廷芳：《紅樓夢漢英詞語詞典》，2003，杭州出版社。
- (8) 劉士聰等：《紅樓議評——〈紅樓夢〉翻譯研究論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 (9) 張宇平等：《委婉語》，1998，新華出版社。

Sexual Euphemisms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 Semantic Features and Translations

Hao Fengyu, Jiang Xiaohua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up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sexual euphemisms taken from the well-renown Chinese classic *The Story of the Stone*, attempts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se euphemisms, arguing that a translator, while translating euphemisms, is often put in a dilemma whether to dissimilate them or not. Suggested in the paper are also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translating euphemisms.

Key Words: Sexual Euphemism, English Translation, Semantic Feature, *The Story of the Stone*